

奔向 远 方 的 梦

舟扬帆／著

远方的梦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脑海，梦编织着我们的时光，点染着我们的岁月。曾有一股热情，一脉向往，或许还有一丝悱恻伴随其中，收藏在我们的心扉。而大约只有经历了年年岁岁的寻梦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能领悟，梦是在远方，然而那个『远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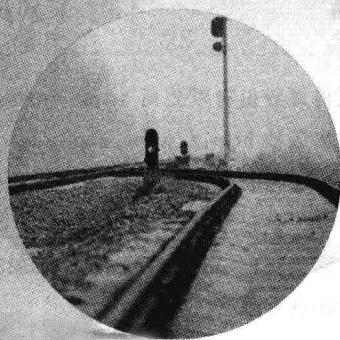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Ben Xiang Yuan Fang De Meng

奔向远方的梦

舟扬帆\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奔向远方的梦 / 舟扬帆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212-05318-5

I. 奔… II. 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684 号

奔向远方的梦

舟扬帆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周子瑞

装帧设计:钱志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3.25 字数:170 千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5318-5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 < <

紫陌红尘

奔向远方的梦	2
向城市回归的行军	6
顺着大路朝前走	8
犹记露天放映时	10
走向大排档	12
与基督徒共餐	14
七月的三清山	16

坡上踏歌

穿过延安	20
到了家的感觉	23
寂寞的遗迹	25
逼近的沙漠	27
顽强的生命	29
吃早饭的时间	31
不废江河万古流	33
焦点访谈	35
冷暖密洞	37
大红枣儿甜又香	39
故旧与新交	41
水的宝贵	44
山与人	46

- 49 明天的向日葵
51 改造山河
54 送君送到大路旁

红泥小炉

- 58 手腕上的伤口
61 新房子·老房子
64 错位
66 与汉语对话
68 大龄女孩
70 纪念一个山洞
73 又见镜湖
76 下海

羌笛杨柳

- 80 无边的土地
82 黄河之水
84 大漠雄关
86 人与自然
88 天山之水地下来
90 地方普通话
92 民以食为天

目 录

> > >

目 录

< < <

瀚海胡杨	94
神奇的烙印	96
热爱土地	99
第一口油井	102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105
流出天山的河	107
一种庄严	109

西窗剪烛

歌谣 1947	112
经历	118
为阳光而感动	122
等我十年	124
遗传	126
照片	128
妻是运动员	130
革命老人	133
新时代的庄园主	136
大年初一	139

独钓寒江

孩子的红蜻蜓	150
--------	-----

152	我们的大师
154	害怕握手
156	保护我们的心灵
158	敬畏生命
160	我爱北京天安门
162	反腐进口以及救救医生

插 遍 茱 萸

166	先生,不仅是一座山
169	殿堂上的杜仲
173	最不著名画家季红跃
176	一个人与一个湖
180	葛庆友兄
183	鸟群飞过天空
188	父亲的战争
196	十六层楼的窗口

后 记

202	破罐子破摔
-----	-------

目 录

> > >

紫
陌
红
尘

我一直在期待着的是远行的本身，
但我不曾想象，是在这样的一个细雨霏
霏的夜晚，和一帮陌生人坐在无遮无拦
的火车头顶部，身上沾附着烟煤燃烧后
从烟囱口冒出的雨点般飘落的黑色颗
粒，开始了我的远行。

奔向远方的梦

大约是九岁或者十岁那年，我有了第一次远足的经历。

那是生活相当贫乏的年代，在成长的岁月似乎所有的零食都能激起我极大的兴趣，水果尤其是难得一尝的奢侈品。自从听说西边远郊的蚕场有大片大片的桑园后，紫红的桑葚儿就几度出现在我那孩童彩色的梦乡里。终于捱到了希冀着的季节。一个星期天的凌晨，我把书包里的课本掏出来，塞进前一日晚饭时偷藏起来的几只炕饺，就出门了。和初升的太阳一道，穿过整个城市，走向郊野，走入一个少年的美丽的憧憬。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没钱坐公交车，也根本就没想过要搭车，凭一双小脚丫，往返有五十多里路。饿了自有干粮，渴了像小鹿一样趴在石头塘边饮水。曾听母亲说过，战争年代在野外遇到干净水塘先吐一口唾沫，若唾沫散开便可喝。这个经验当然不科学，但兵荒马乱的世道亦可将之当做“科学”罢！整整一天，归来已经日落西山。家里的大人发了一阵急，他们是吃午饭时才意识到从早晨就一直没见着我人影了，找了一圈，但包括我平时最要好的伙伴也不知道我的踪迹。那一日的结果是，当父母得知我跑到城市另一边的郊区去了，吓了一跳，居然没再过多地指责，只是告诫：以后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玩，必须告诉家里人，以便到时候万一需要的话，晓得该往哪个方向去找。与如今时刻被罩在父母视界之内的独生子女们比较起来，当年孩子的快乐天堂是多么的宽阔。

我如一只飞翔的鸟儿降落回来，小伙伴们个个都羡慕得要命。他们吃惊的是，我把桑林描述成天上的云彩一般。“那怎么可能呢？又不是羊群！”但真理在握，我采撷回来的大半书包桑葚儿令他们瞠目结舌，我有发言权，“我说，”一棵桑就是一朵云，人在望不到边的桑园里溜达就像走在天上。

九岁或者十岁的那一年，我梦中的天空上，一棵桑就是一朵云。

十二岁时，我出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门。夜里，雾气湿润迷迷蒙蒙，哥哥去和司机交涉通融，我先抓着铁扶手往火车头的顶上爬。上面已经有了三五个样子很丑的面孔，我刚露头就有人凶狠地嚷：“哎，小孩，不许上来。”我还是爬了上去。他们问：“小孩到哪去。”我老老实实在说了淮河北岸的一个地名。很凶的人仍然要撵我下去。这时火车拉响了一声汽笛，水汽近似于细雨，哥哥还没上来，我不知道司机究竟是否允许哥哥和我搭车，又害怕火车意外地开了而哥哥却跟不上，剩我一个人在这黑漆漆的夜里面对这帮恶狠狠的家伙。我蓦然感到极度的孤独和无援，“哇”地哭了。很凶的人更生气了，说：“你一个男子汉，哭什么哭！”那是我这辈子首次被别人称为“男子汉”，感觉十分奇特，泪水立马收了，暗暗地吸了一下肚子，脖子犟得跟小公鸡一样。我决定不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哥哥终于上来了，几个人一搭话，原来大家都是知青。

火车启动了，夜幕里竟还飘起了雨丝。在那个年月里，我是一个自卑而忧郁的小学生，自五年级起开始长期逃学，起因不明。或许是前一年在另一个校园内曾被高年级学生抢去一枚心爱的领袖像章，我屈辱、愤怒而又胆小，不敢反抗，于是对外在环境产生了抗拒的心理。随后因搬家转来了这所学校，下意识地总想逃避这个更加陌生的新集体。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去上学，半途双腿一转弯便偏离了校门。其实逃学是孤独儿童的一段心灵孤旅。有一日，我像往常一样徘徊在常去玩的那片地方的一条铁道上，望着两根铁轨伸向未知的远方，也不知为何勾起了我的自卑的心绪，陡然地无比惆怅，不知自己明天、后天以及后天的后天该怎么办。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尽管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孩子。那时学校很像一圈乱糟糟的羊栏，牧人并不在意某只小羊儿在哪儿溜达。很久很久以后，家人终于发现了我逃学的事情，采取过一些阶段性的措施，却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就是个忧郁的流浪少年，漂泊在自己的心灵孤旅之中，除此我又能流浪何处？我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也没有坐过火车，我非常神往那种铁轨上的风驰电掣，想一想都觉得迷人。哥哥曾许愿，适当的时候带我去农村看看，他是希望农村那种贫困的生活能够给我一些教育。我自然不会考虑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我一直在期待着的是远行的本身，但我不

曾想象，是在这样的—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和一帮陌生人坐在无遮无拦的火车头顶部，身上沾附着烟煤燃烧后从烟囱口冒出的雨点般飘落的黑色颗粒，开始我的远行。

下一站火车刚停，我们都被雨逼了下来，找一节闷罐子车厢钻进去。车厢里的感觉与车头上当然是天壤之别，只可惜好景不长，我们在淮南九龙岗车站被一个戴红袖章的查获，每人罚款二十元。原本不坐客车就是为了省下票钱，这下亏大了。我对铁路线的认识，从第一天起就印象尤为深刻。

哥哥在风台县插队落户，据说那个公社是全县最好的公社，他们大队又是该公社工分值最高的大队。即便这样，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苦异常。知青们有时没菜吃，就用盐拌饭，可想而知，那年月淮北农村的生活水平是多么的低下。哥哥下放期间我—共去过两次，第二回是寒冬，朔风呼号，雪片儿狂舞，皑皑的平原上凄迷苍茫。都说小孩子不怕冷，吃过晚饭哥哥他们—帮儿知青在屋子里聊天，我听—会儿没劲，便跑到外面雪地上疯去了。正玩得浑身发热，倏然，耳畔飘来—阵熟悉的旋律。我扭头望去，呆了，在风雪交加中，那只被白塑料纸糊着的窗洞里透出一盏油灯的光芒，屋里的人们在唱《国际歌》，简直和电影镜头里的情景—模—样。我真感动。说来也许别人不相信，当时我想到了大革命时期的悲壮。天晓得还是毛孩子少年的我怎么—会冒出了这么个奇怪的念头。后来我没问过哥哥他们，我始终也不明白他们那天为什么突然唱起了《国际歌》，但我的胸膛为某种旋律而怦怦地跳。我的情感为—种音乐所融化，那次可用—个词形容——前所未有。后来我一直无法忘却撼动了—我心灵的那—刻。

远方的风景永远充满了诱惑。那年暑假和朋友喝酒聊到了大海，我俩偏偏都没见过海，—时兴起，当即拍定第二天就去北戴河，见识—下蓝色的海洋！回到家，对这样的冲动之举，夫妻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悄悄丢—封“苦恼人”的信，转身溜之大吉了。那封信遣词造句登峰造极，非常有感染力，看得老婆哇哇大哭，不过当她掉眼泪时我已经坐在了火车上。

上世纪80年代，差不多是中国在正常的交通秩序下铁路最不堪重负的时期。—路上累得要死，到秦皇岛在朋友那儿草草地吃了顿饭，碗—丢就迫不及待地要去海边。穿越那道防风林时我没想到大海竟会如此遽然地隆起

着凸现在眼前,我吓了一跳,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这就是……海!秦皇岛的朋友催我下去,我结结巴巴地说,风这么大怎么游?朋友诧异了,哪来的风?我伸手试试,果然,这是一个无风的日子。原来无风也起三尺浪!我滋生了一种恐惧。平素我喜欢自吹水性好,但下了海我始终不敢往远处游去。我主动喝了一口海水,比想象中要咸得多,但似乎并不苦。上了岸我又故意不用淡水冲洗,也并不难受,仿佛倒是更通体净爽。看来一切的体验必须是你自己的,对你而言那才是真实的。

远方的梦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脑海,编织着我们的时光,点染着我们的岁月。曾有那一股热情,一缕向往,或许还有一丝怅惘伴随其中,收藏在我们的心扉。而大约只有经历了年年岁岁的寻梦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能领悟,梦是在远方,然而那个“远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房。

从这个意义上说,梦同时也就在我们自己的身旁。

(2005年8月)

向城市回归的行军

学农，曾经被列为中学生的必修课内容。

初中第一次学农，汽车将我们送到了距城市几十里外的农村。忽然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自由感像透明的小鸟扇动起我们思维的翅膀，无拘无束地飞翔。农村是多么美丽呀，田野永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对于我们而言，一次学农更近似于一趟暂别教室令人心旷神怡的远足。接待我们的农民很爱护小客人，只是他们可能不明白，生产队刨山芋为什么需要这些学生娃娃来帮忙。他们干的那一点儿活似乎并不比他们所带来的麻烦更多。当然，农民和我们都想不出也没有必要去想有关学农的更深奥的意义。

村落、炊烟、庄稼、水牛，以及从泥土里直接翻出平时只能在锅里才能看到的农作物，填充了我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然而几天以后，想家开始像传染病一样向我们袭来，我们几乎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呵护，起初的那种心旷神怡迅速地被莫名的惆怅所瓦解。我们这时才发现，刨山芋甚至比做作业更可恶；伙食也是毋庸置疑的难以下咽，虽然给我们搭伙的农民已经尽了努力；睡觉的稻草地铺，埋伏了无数的跳蚤、臭虫大军。无论如何，我们再也看不出，田野还有怎样的诗情画意。也是直到此时自由感才暴露出何等的脆弱，农村生活的轻易一击它便分崩离析。那时我们已经知道有首著名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然而我们并没有认真想过，自由，是千真万确地需要付出代价的。

幸而，预定的期限逐渐日满，我们的最后一项内容是步行拉练夜行军回城。在黑黝黝的公路上集体行军，我们有时唱歌，有时喊口号，有时模仿军人向队伍后面传达口令，这些行为在当时的年代是司空见惯和比较时髦的。回城的念头使我们情绪高昂。

终于，视野内出现了城市上空灯火的光芒，已经疲惫下来的我们顿时重新振作起来。“还不到七点半。”我们欣喜地往后传递着这句话。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句被误传的口令，确切的时间已是子夜了。奇怪的是我们明明感到时间的出入仿佛太大，却居然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它的真实性。可能是我们都非常希望尽早地回归城市。

不久前我们初中的同学发起了一次班级聚会，时光若流水，许多人已是相见不敢相识了。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老师欣慰地看到她的学生们，绝大多数在毕业以后下放到了农村，经过不懈地努力现在有的出国了，有的成为教授，还有的是官员、军人，也有个别的跻身大款行列。自然，比例更大的是工人、职员和普通工商业者。唯独没有农民。

也是在离校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我们才听到了一个令人欷歔的消息，一名女同学不幸逝于下放农村时。不少人都记得，毕业的“扎根农村誓师大会”上，好像就是她代表新知青发言的。据说她的遗骨至今仍然埋在她当年栽的“扎根树”下。

如今我们不论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历程，全部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城市。如今城市的景观也与以往大相径庭，每年都有大批的候鸟一般的农民向城市拥来。城市规模在成倍地扩大，地球上的绿地在大面积减少。人们在万众一心地将坚守城市作为生活目标的终极。尽管城市已人满为患、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尽管仍然在讴歌农村的青山绿水孕育着诗情画意。

城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曾先后转过四五次学，有时能把不同学校发生的事情张冠李戴，能把不同学校的同学混为一谈。时光的流逝真是神奇，我偶尔对自己也不由产生下意识的怀疑。譬如有时我会觉得，那位逝于农村的女同学好像就是我们学校我们班的，我追溯了一下，她的模样竟然模糊朦胧。我恍惚中分明记得，那次夜行军，就是她转身对我说，还不到七点半。

是吗？我问自己。

(1999年8月)

顺着大路朝前走

我们顺着大路朝前走，目标是相邻公社的寨岭大队知青点。

我们是三四个知青点的部分下放学生，电影散场后我们就汇集起来，穿越枞树林和土路，踏上了在白日骄阳下晒得滚烫的柏油马路。除了蒸腾上升的热气外，平整的路面脚感很好，我们愉快地朝前走。

光明大队的下放学生李岚哭了，据说看电影时寨岭大队的小戴不知怎么她了。反正有人提议揍小戴一顿，我们立刻积极响应，兴致盎然地向寨岭大队进发。

看电影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管在哪个村子放映，也不管这部影片已经看过了多少遍，只要听说了，我们都会赶过去。在干了一天的农活之后，还有比看电影更让人舒心的吗？而今晚更是有个锦上添花的异数，小戴引发的新插曲使今晚的夜色更美。电影没结束小戴便不见了，回了他们知青点，但这无关紧要，我们已经有了向寨岭进发的理由。

看完电影回家的人群在田野上散开了。月牙儿明媚，星辰璀璨，乡村的夜景如梦如幻，我们的心情亦如梦幻。不远处飘来了口琴声，在农村吹口琴的一般都是知青。走着，走着，队伍壮大了，一路上又有下放学生自动加入我们的行列。大家显得机智而有趣，男生们比平时落拓不羁、倜傥潇洒多了，女生们则格外的活泼，每一个人都禁不住注意起平日被完全疏忽了的月光、雾岚、原野和溪流。我们实在不像是去哪儿滋事打架的。

寨岭很快就到了，岔下平坦的柏油马路，这条机耕道通向山包子上知青点的大院子。前方那煤油灯光透过窗棂，在幽黑的夜色下像刚刚停下的萤火虫。大家猛然发觉这段路仿佛出乎意料的短，大家都有一丝遗憾，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犹如刚抬脚便到达了目的地。大家好像不满足，还想继续顺着

大路往前走。这时，有人突然记起此行的目的，还有的人似乎开始明白，原来大伙儿是要来找小戴。

留在岔路口的是女生，男生隐进了夜幕里。女生们都不再开口，紧张地凝视着远处煤油灯光，看那儿将上演怎样的故事情节呢？过了一阵工夫，宛同一阵风刮过，灯光骤然熄灭，传来几声狗叫。女生们兴奋起来，都想到一个使女知青李岚哭了的叫小戴的男知青肯定落到倒霉的境地。同时，她们心中也情不自禁地升起了一缕忐忑和恐惧，寨岭的男知青会袖手旁观？倘若发生群殴呢？毕竟人家占有地利优势。那边的情况未知，特别让人揪心。

没多久男生们撤了回来，一副壮志未酬的模样。原来知青点的狗暴露了这些人的行迹，还没找到小戴的房间，小戴便警醒地冲了出去。夜幕成为他隐蔽的同谋。大概慌乱中他撞到了门楣，锁扣上留下一绺眉毛和斑斑点点的血迹。

不管怎么样，小戴已受到警告，我们实现了预期目标。所有的人放下心来，大伙儿心情激动地顺着大路朝前走，寨岭又转换成了起点。返程时大家开始询问：“为什么要揍小戴？”然后问：“他怎么李岚了？”接着又问：“李岚干吗要哭？”不料谁都没有答案。也是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连最先倡议揍小戴一顿的是谁也不知道。

过了些日子，我们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李岚和小戴暗中正在谈恋爱，李岚恨死了使小戴眼角落下一道疤痕的那个人。

事隔许多年以后，几位当年的插友聊起去寨岭的那个夜晚，大家嗟叹，遭遇一个没有文化的年代时，人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和可怕。你顺着大路理直气壮地朝前走，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去干什么。所以青春有时无辜，有时迷茫。

（1999年7月）

犹记露天放映时

下放农村时，最动人心弦的事情莫过于听说哪个村子放电影，十里二十里也要撂鞋底窜去。农村的电影都是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观众再多也不愁容纳不下。通常在生产队的稻场上竖起两根粗壮的毛竹，半下午便扯出了宽宽黑边的白布幕。大幕像海洋上的风帆一样在原野里招摇惹眼，消息宛同池塘的涟漪般扩散开去。

其实前两天已经把“情报”递送了出去。放电影的日程一经落实，村里的妇女就想起那久未见到的娘家人了；小伙子们自然不会忽略即将来临的一次向邻乡未过门的未婚妻献殷勤的机会；上学的孩子则是有了一回对其他村子同学炫耀的资本。平时值得自豪的事情太少，这下正好可以短暂地满足一把贫匮的虚荣心。

得到消息的人往往刻意隐藏住愉悦，漫不经心地说一句：“怎么又放这部片子？我们村去年就放过了。”他们以矜持支撑他们的自尊。通知的人却并不因此而颓丧，继续快活地嘱咐对方早点到，届时好为客人在场上摆凳子占有利的位置。

下放学生一般用不着特别打招呼，这些从城市来落户的知青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广袤无际的田野上没有能瞒得过他们的东西。除非是他们不感兴趣的油盐酱醋鸡毛蒜皮的事，否则只要有点儿新鲜的或者奇怪的动静，他们立刻便长了狗耳朵一般先听到了。哪儿出现热闹场面，周邻四方的下放学生必定云彩似的翩翩飘来。

下放学生的做派与本乡农民的差异这时就凸显了出来，他们几乎不去抢占什么好位置，也不在乎幕前的场上挤满了人而转移到幕后的草地去看。他们三五成群吸着香烟，偶尔评价一下电影里的人物，更多的时候却是议论